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呻吟語 應務

閒暇時留心不成，倉卒時措手不得。胡亂支吾，任其成敗，或悔或不悔，事過後依然如昨世之人。如此者，百人而百也。凡事豫則立，此五字極當理會。

道眼在是非上見，情眼在愛憎上見，物眼無別白，渾沌而已。

實見得是時，便要斬釘截鐵，脫然爽潔，做成一件事，不可拖泥帶水，靠壁倚牆。

人定真足勝天。今人但委於天，而不知人事之未定耳。夫冬氣閉藏不能生物，而老圃能開冬花，結春實；物性蠢愚不解人事，而鳥師能使雀奕棋，蛙教書，況於能為之人事而可委之天乎？

責善要看其人何如，其人可責以善，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。無指摘其所忌，無盡數其所失，無對人，無峭直，無長言，無累言，犯此六戒，雖忠告，非善道矣。其不見聽，我亦且有過焉，何以責人？

余行年五□，悟得五不爭之味。人問之。曰：「不與居積人爭富，不與進取人爭貴，不與矜飾人爭名，不與簡傲人爭禮，不與盛氣人爭是非。」

眾人之所混同，賢者執之；賢者之所束縛，聖人融之。

做天下好事，既度德量力，又審勢擇人。專欲難成，眾怒難犯。此八字者，不獨妄動人宜慎，雖以至公無私之心，行正大光明之事，亦須調劑人情，發明事理，俾大家信從，然後動有成，事可久。盤庚遷殷，武王伐紂，三令五申猶恐弗從。蓋恒情多暗於遠識，小人不便於己私；群起而壞之，雖有良法，胡成胡久？自古皆然，故君子慎之。

辨學術，談治理，直須窮到至處，讓人不得，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。蓋道理，古今之道理，政事，國家之政事，務須求是乃已。我兩人皆置之度外，非求伸我也，非求勝人也，何讓人之有？只是平心易氣，為辨家第一法。才聲高色厲，便是沒涵養。

五月繅絲，正為寒時用；八月績麻，正為暑時用；平日涵養，正為臨時用。若臨時不能駕御氣質、張主物欲，平日而曰「我涵養」，吾不信也。夫涵養工夫豈為涵養時用哉？故馬蹏而後求轡，不如操持之有常；輻折而後為輪，不如約束之有素。

其備之也若迂，正為有時而用也。

膚淺之見，偏執之說，傍經據傳也近一種道理，究竟到精處都是浮說波辭。所以知言必須胸中有一副極准秤尺，又須在堂上，而後人始從。不然，窮年聚訟，其誰主持耶？

纖芥眾人能見，置纖芥於百里外，非驪龍不能見，疑似賢人能辨，精義而至入神，非聖人不解辨。夫以聖人之辨語賢人，且滋其感，況眾人乎？是故微言不入世人之耳。

理直而出之以婉，善言也，善道也。

因之一字妙不可言。因利者無一錢之費，因害者無一力之勞，因情者無一念之拂，因言者無一語之爭。或曰：「不幾於徇乎？」曰：「此轉入而徇我者也。」或曰：「不幾於術乎？」曰：「此因勢而利導者也。」故惟聖人善用因，智者善用因。

處世常過厚無害，惟為公持法則不可。

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，迫切躁急者多短。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，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，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，疾策緊銜非千里之響。人生壽夭禍福無一不然，褊急者可以思矣。

干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。事有不測，時有不給，常有餘於期限之內，有多少受用處！

將事而能弭，當事而能救，既事而能挽，此之謂達權，此之謂才；未事而知其來，始事而要其終，定事而知其變，此之謂長慮，此之謂識。

凡禍患，以安樂生，以憂勤免；以奢肆生，以謹約免；以缺望生，以知足免；以多事生，以慎動免。

任難任之事，要有力而無氣；處難處之人，要有知而無言。

撼大摧堅，要徐徐下手，久久見功，默默留意，攘臂極力，一犯手自家先敗。

昏暗難論之識，優柔不斷之性，剛慎自是之心，皆不可與謀天下之事。智者一見即透，練者觸類而通，困者熟思而得。

三者之所長，謀事之資也，奈之何其自用也？

事必要其所終，慮必防其所至。若見眼前快意便了，此最無識，故事有當怒，而君子不怒；當喜，而君子不喜；當為，而君子不為，當已，而君子不已者，眾人知其一，君子知其他也。

柔而從人於惡，不若直而挽人於善；直而挽人於善，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為妙也。

激之以理法，則未至於惡也，而奮然為惡；愧之以情好，則本不徒義也，而奮然向義。此游說者所當知也。

善處世者，要得人自然之情。得人自然之情，則何所不得？

失人自然之情，則何所不失？不惟帝王為然，雖二人同行，亦離此道不得。

察言觀色，度德量力，此八字處世處人一時少不得底。

人有言不能達意者，有其狀非其本心者，有其言貌誣其本心者。君子現人與其過察而誣人之心，寧過恕以逃人之情。

人情天下古今所同，聖人防其肆，特為之立中以的之。故立法不可太極，制禮不可太嚴，責人不可太盡，然後可以同歸於道。不然，是驅之使畔也。

天下之事，有速而迫之者，有遲而耐之者，有勇而劫之者，有柔而折之者，有憤而激之者，有喻而悟之者，有獎而歆之者，有甚而談之者，有順而緩之者，有積誠而感之者，要在相機。因時外施，未有不敗者也。

論眼前事，就要說眼前處置，無追既往，無道遠圖，此等語雖精，無裨見在也。

我益智，人益愚；我益巧，人益拙。何者？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也。惟有道者，智能諒人之愚，巧能容人之拙，知分量不相及，而人各有不能也。

天下之事，只定了便無事。物無定主而爭，言無定見而爭，事無定體而爭。

至人無好惡，聖人公好惡，眾人隨好惡，小人作好惡。

僕隸下人昏愚者多，而理會人意，動必有合，又千萬人不一二也。後上者往往以我責之，不合則艱然怒，甚者繼以鞭答，則被愈惶惑而錯亂愈甚。是我之過大於彼也，彼不明而我當明也，彼無能事上而我無量容下也，彼無心之失而我有有心之惡也。

若忍性平氣，指使而面命之，是兩益也。彼我無苦而事有濟，不亦可乎？《詩》曰：「匪怒伊教。」《書》曰：「無忿疾於頑。」此學者涵養氣質第一要務也。

或問：「士大夫交際禮與？」曰：「禮也。古者，睦鄰國有享禮、有私覲，士大夫相見各有所贄，鄉黨亦然，婦人亦然，何可廢也？」曰：「近者嚴禁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非禁交際，禁以交際行賄賂者也。夫無緣而交，無處而饋，其饋也過情，謂之賄可也。豈惟嚴禁，即不禁，君子不受焉。乃若宿在交，知情猶骨肉，數年不見，一飯不相留，人情乎？數千里來，一揖而告別，人情乎？則彼有饋遺，我有贈送，皆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也。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，絕人逃世，情所不安。余謂秉大政者貴持平，不貴一切。持平則有節，一切則愈潰，何者？勢不能也。」

古人愛人之意多，今日惡人之意多。愛人，故人易於改過；而視我也常親，我之教常易行；惡人，故人甘於自棄，而視我也常

仇，我之言益不入。

觀一葉而知樹之死生，觀一面而知人之病否，現一言而知識之是非，現一事而知心之邪正。

論理要精詳，論事要剝切，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。若切中人情，人必難堪。故君子不盡人之情，不盡人之過，非直遠禍，亦以留人掩飾之路，觸人悔悟之機，養人體面之餘，亦天地涵蓄之氣也。

「父母在難，盜能為我救之，感乎？」曰：「此不世之恩也，何可以弗感？」「設當用人之權，此人求用，可薦之乎？」曰：「何可薦也？天命有德，帝王之公典也，我何敢以私恩奸之？」「設當理刑之職，此人在獄，可縱之乎？」曰：「何可縱也？天討有罪，天下之公法也，我何敢以私恩孰之？」曰：「何以報之？」曰：「用吾身時，為之死可也；用吾家時，為之破可也。其他患難與之共可也。」

凡有橫逆來侵，先思所以取之之故，即思所以處之之法，不可便動氣。兩個動氣，一對小人一般受禍。

喜奉承是個愚障。彼之甘言、卑辭、隆禮、過情，冀得其所欲，而免其可罪也，而我喜之，感之，遂其不當得之欲，而免其不可已之罪。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；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。是奉承人者智巧，而喜奉承者愚也。乃以為相沿舊規，責望於賢者，遂以不奉承恨之，甚者羅織而害之，其獲罪國法聖訓深矣。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。雖然，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。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，則可果；君子也，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。

疑心最害事。二則疑，不二則不疑。然則聖人無疑乎？曰：「聖人只認得一個理，因理以思，順理以行，何疑之有？賢人有疑惑於理也，眾人多疑惑於情也。」或曰：「不疑而為人所欺奈何？」曰：「學到不疑時自然能先覺。況不疑之學，至誠之學也，狡偽亦不忍欺矣。」

以時勢低昂理者，眾人也；以理低昂時勢者，賢人也；推理是視，無所低昂者，聖人也。

貧賤以傲為德，富貴以謙為德，皆賢人之見耳。聖人只看理當何如，富貴貧賤除外算。

成心者，見成之心也。聖人胸中洞然清虛，無個見成念頭，故曰絕四。今人應事事物物都是成心，縱使聰明照得破，畢竟是意見障。

凡聽言，先要知言者人品，又要知言者意向，又要知言者識見，又要知言者氣質，則聽不爽矣。

不須犯一口說，不須著一意念，只任真真誠誠行將去，久則自有不言之信，默成之孚，薰之善良，遍為爾德者矣。碱蓬生於碱地，然之可碱；鹽蓬生於鹽地，燃之可鹽。

燃人相與，非面上則口中也。人之心固不能掩於面與口，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。故惟人心最可畏，人心最不可知。此天下之陷阱，而古今生死之衢也。余有一拙法，推之以至誠，施之以至厚，持之以至慎，遠是非，讓利名，處後下，則夷狄鳥獸可骨肉而腹心矣。將令深者且傾心，險者且化德，而何陷阱之予及哉？不然，必予道之未盡也。

處世只一恕字，可謂以己及人，視人猶己矣。然有不足以盡者。天下之事，有己所不欲而人欲者，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。

這裡還須理會，有無限妙處。

寧開怨府，無開恩竇。怨府難充，而恩竇易擴也；怨府易閉，而恩竇難塞也。閉怨府為福，而塞恩竇為禍也。怨府一仁者能閉之，恩竇非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備不能塞也。仁考布大德，不干小譽；義者能果斷，不為姑息；禮者有等差節文，不一切以苦人情；智者有權宜運用，不張皇以駭聞聽；信者素孚人，舉措不生眾疑，缺一必無全計矣。

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，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，何者？

意見不同也。今有仁者、義者、禮者、智者、信者五人焉，而共一事，五相濟則事無不成，五有主，則事無不敗。仁者欲寬，義者欲嚴，智者欲巧，信者欲實，禮者欲文，事胡以成？此無他，自是之心勝，而相持之勢均也。歷觀往事，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，釀成禍變而不顧。君子之罪大矣哉！然則何如？

曰：「勢不可均。勢均則不相下，勢均則無忌憚而行其胸臆。三軍之事，卒伍獻計，偏裨謀事，主將斷一，何意見之敢爭？然則善天下之事，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。」

萬弊都有個由來，只救枝葉成得甚事？

與小人處，一分計較不得，須要放寬一步。

處天下事，只消得安詳二字。雖兵貴神速，也須從此二字做出。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，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。

是故不閒則不忙，不逸則不勞。若先怠緩，則後必急躁，是事之殃也。□行九悔，豈得謂之安詳？

果決人似忙，心中常有餘閒；因循人似閒，心中常有餘累。

君子應事接物，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。若應酬時勞擾，不應酬時牽掛，極是吃累的。

為善而偏於所向，亦是病。聖人之為善，度德量力，審勢順時，且如發棠不勸，非忍萬民之死也，時勢不可也。若認煞民窮可悲，而枉已徇人，便是欲矣。

分明不動聲色，濟之有餘，卻露許多痕跡，費許大張皇，最是拙工。

天下有兩可之事，非義精者不能擇。若到精處，畢竟只有一可耳。

聖人處事，有變易無方底，有執極不變底，有一事而所處不同底，有殊事而所處一致底，惟其可而已。自古聖人，適當其可者，堯舜禹文周孔數聖人而已。當可而又無跡，此之謂至聖。

聖人處事，如日月之四照，隨物為影；如水之四流，隨地成形，己不與也。

使氣最害事，使心最害理，君子臨事平心易氣。

味者知其一。不知其二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，故於事鮮克有濟。惟智者能柔能剛，能圓能方，能存能亡，能顯能藏，舉世懼且疑，而彼確然為之，卒如所料者，見先定也。

字到不擇筆處，文到不修句處，話到不檢口處，事到不苦心處，皆謂之自得。自得者與天遇。

無用之樸，君子不貴。雖不事機械變詐，至於德慧術知，亦不可無。

神清人無忽語，機活人無礙事。

非謀之難，而斷之難也。謀者盡事物之理，達時勢之宜，意見所到不思其不精也，然眾精集而兩可，斷斯難矣。故謀者較尺寸，斷者較毫釐；謀者見一方至盡，斷者會八方取中。故賢者皆可與謀，而斷非聖人不能也。

人情不便處，便要迴避。彼雖難於言；而心厭苦之，此慧者之所必覺也。是以君子體悉人情。悉者，委曲周至之謂也。

恤其私、濟其願、成其名、泯其跡，體悉之至也，感人淪於心骨矣。故察言觀色者，學之粗也；達情會意者，學之精也。

天下事只怕認不真，故依違觀望，看人言為行止。認得真時，則有不敢從之君親，更那管一國非之，天下非之。若作事先怕人議論，做到中間一被謗誹，消然中止，這不止無定力，且是無定見。民各有心，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；民心至愚，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。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，休恤事前議論，事成後眾論自息。即萬一不成，而我所為者，合下便是當為也，論不得成敗。

審勢量力，固智者事，然理所當為，而值可為之地，聖人必做一番，計不得成敗。如圍成不克，何損於舉動，竟是成當墮耳。孔子為政於衛，定要下手正名，便正不來，去衛也得。

只事這個，事定姑息不過。今人做事只計成敗，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。

或問：「慮以下人，是應得下他不？」曰：「若應得下他，如子弟之下父兄，這何足道？然亦不是卑諂而徇人以非禮之恭，只

是無分毫上上之心，把上一著，前一步，盡著別人占，天地間惟有下面底最寬，後面底最長。」

士君子在朝則論政，在野則論俗，在廟則論祭禮，在喪則論喪禮，在邊國則論戰守，非其地也，謂之羨談。

處天下事，前面常長出一分，此之謂豫；後面常餘出一分，此之謂裕。如此則事無不濟，而心有餘樂。若扣殺分數做去，必有後悔處。人亦然，施在我有餘之恩，則可以廣德，留在人不盡之情，則可以全好。

非首任，非獨任，不可為禍福先。福始禍端，皆危道也。

士君子當大事時，先人而任，當知慎果二字；從人而行，當知明哲二字。明哲非避難也，無裨於事而只自沒耳。

養態，士大夫之陋習也。古之君子養德，德成而見諸外者有德容。見可怒，則有剛正之德容；見可行，則有果毅之德容。

當言，則終日不虛口，不害其為默；當刑，則不宥小故，不害其為量。今之人，士大夫以寬厚渾涵為盛德，以任事敢言為性氣，銷磨憂國濟時者之志，使之就文法，走俗狀，而一無所展布。

嗟夫！治平之世宜爾，萬一多故，不知張眉吐膽，奮身前步者誰也？此前代之覆轍也。

處事先求大體，居官先厚民風。

臨義莫計利害，論人莫計成敗。

一人覆屋以瓦，一人覆屋以茅，謂覆瓦者曰：「子之費□倍予，然而蔽風雨一也。」覆瓦者曰：「茅□年腐，而瓦百年不碎，子百年□更，而多以工力之費、屢變之勞也。」嗟夫！天下之患莫大於有堅久之費，貽屢變之勞，是之謂工無用，害有益。天下之思，亦莫大於徇朝夕之近，忘久遠之安，是之謂欲速成見小利。是故樸素渾堅，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。彼好文者，惟樸素之恥而靡麗，夫易敗之物，不智甚矣。或曰：「靡麗其渾堅者可乎？」曰：「既渾堅矣，靡麗奚為？苟以靡麗之費而為渾堅之資，豈不尤渾堅哉？是故君子作有益，則輕千金；作無益，則惜一介。假令無一介之費，君子亦不作無益，何也？不敢以耳目之玩，啟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。」

遇事不妨詳問、廣問，但不可有偏主心。

輕言驟發，聽言之大戒也。

君子處事主之以鎮靜有主之心，運之以圓活不拘之用，養之以從容敦大之度，循之以推行有漸之序，待之以序盡必至之效，又未嘗有心勤效遠之悔。今人臨事，才去安排，又不耐躊躇，草率含糊，與事拂亂，豈無幸成？競不成個處事之道。

君子與人共事，當公人己而不私。苟事之成，不必功之出自我也；不幸而敗，不必咎之歸諸人也。

有當然、有自然、有偶然。君子盡其當然，聽其自然，而不感於偶然；小人泥於偶然，拂其自然，而棄其當然。噫！偶然不可得，並其當然者失之，可哀也。

不為外撼，不以物移，而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。彼悅之則悅，怒之則怒，淺衷狹量，粗心浮氣，婦人孺子能笑之，而欲有所樹立，難矣。何也？其所以待用者無具也。

明白簡易，此四字可行之終身。役心機，擾事端，是自投劇網也。

水之流行也，礙於剛，則求通於柔；智者之於事也，礙於此，則求通於彼。執礙以求通，則愚之甚也，徒勞而事不濟。

計天下大事，只在緊要處一著留心用力，別個都顧不得。

譬之奕棋，只在輸贏上留心，一馬一卒之失渾不放在心下，若觀者以此預計其高低，奕者以此預亂其心目，便不濟事。況善籌者以與為取，以喪為得；善奕者餌之使吞，誘之使進，此豈尋常識見所能策哉？乃見其小失而遽沮撓之，擯斥之，英雄豪傑可為竊笑矣，可為慟惋矣。

夫勢，智者之所藉以成功，愚者之所逆以取敗者也。夫勢之盛也，天地聖人不能裁，勢之衰也，天地聖人不能振，亦因之而已。因之中寓處之權，此善用勢者也，乃所以裁之振之也。

士君子抱經世之具，必先知五用。五用之道未將，而漫嘗試之，此小丈夫技癢、童心之所為也，事必不濟。是故貴擇人。

不擇可與共事之人，則不既厥心，不堪其任。或以虛文相欺，或以意見相傾，譬以玉杯付小兒，而奔走於崎嶇之峰也。是故貴達時。時者，成事之期也。機有可乘，會有可際，不先不後，則其道易行。不達於時。譬投種於堅凍之候也。是故貴審勢。

者，成事之藉也。登高而招，順風而呼，不勞不費，而其易就。不審於勢，譬行舟於平陸之地也。是故貴慎發。左盼望，長慮卻顧，實見得利矣，又思其害，實見得成矣，又慮其敗，萬無可虞則執極而不變。不慎所發，譬夜射儀的也。是故貴宜物。夫事有當蹈常襲故者，有當改弦易轍者，有當興廢舉墜者，有當救偏補救者，有以小棄大而卒以成其大者，有理屈於勢而不害其為理者，有當三令五申者，有當不動聲色者。不宜於物，譬苗莠兼存，而玉石俱焚也。嗟夫！非有其具之難，而用其具者之難也。

腐儒之迂說，曲士之拘談，俗子之庸識，躁人之淺見，譎者之異言，儉夫之邪語，皆事之成也，謀斷家之所忌也。

智者之於事，有言之而不行者，有所言非所行者，有先言而後行者，有先行而後言者，有行之既成而始終不言其故者，要亦為國家深遠之慮，而求以必濟而已。

善用力者就力，善用勢者就勢，善用智者就智，善用財者就財，夫是之謂乘。乘者，知幾之謂也。失其所乘，則倍勞而力不就，得其所乘，則與物無忤，於我無困，而天下享其利。

凡酌量天下大事，全要個融通周密，憂深慮遠。營室者之正方面也，遠視近視，日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；較長較短，日有准於短而不准於長者；應上應下，日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；顧左顧右，日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。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，然後執繩墨、運木石、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。今之處天下事者，粗心浮氣，淺見薄識，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。以此圖久大之業，為治安之計，難矣。

字經三書，未可遽真也；言傳三口，未可遽信也。

巧者，氣化之賊也，萬物之禍也，心術之蠹也，財用之災也，君子不貴焉。

君子之處事有真見矣，不遽行也，又驗眾見，察眾情，協諸理而協，協諸眾情、眾見而協，則斷以必行；果理當然，而眾情、眾見之不協也，又委曲以行吾理。既不貶理，又不駭人，此之謂理術。噫！惟聖人能之，獵較之類是也。

干天下大事非氣不濟。然氣欲藏，不欲露；欲抑，不欲揚。

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，不驚耳目，做得停停妥妥，此為第一妙手，便是入神。譬之天地當春夏之時，發育萬物，何等盛大流行之氣！然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豈無風雨雷霆，亦只時發間出，不顯匠作萬物之跡，這才是化工。

疏於料事，而拙於謀身，明哲者之所懼也。

實處著腳，穩處下手。

姑息依戀，是處人大病痛，當義處，雖處骨肉亦要果斷；鹵莽逕宜，是處事大病痛，當緊要處，雖細微亦要檢點。

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。其才、其守小事自可見。若說小事且放過，大事到手才見擔當，這便是飾說，到大事定然也放過了。松柏生，小便直，未有始曲而終直者也。若用權變時另有較量，又是一副當說話。

無損損，無益益，無通通，無塞塞，此調天地之道，理人物之宜也。然人君自奉無嫌於損損，於百姓無嫌於益益；君子攬理路無嫌於通通，杜欲竇無嫌於塞塞。

事物之理有定，而人情意見千歧萬逕，吾得其定者而行之，即形跡可疑，心事難白，亦付之無可奈何。若惴惴畏譏，瑣瑣自明，豈能家置一喙哉？且人不我信，辯之何益？人若我信，何事於辯？若事有關涉，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。

處人、處己、處事都要有餘，無餘便無救性，此理甚難言。

悔前莫如慎始，悔後莫如改圖，徒悔無益也。

居鄉而囿於數里之見，硜硜然守之也，百攻不破，及游大都，見千里之事，茫然自失矣。居今而囿於千萬人之見，硜硜然守之也，百攻不破，及觀墳典，見千萬年之事，茫然自失矣。是故囿見不可狃，狃則狹，狹則不足以善天下之事。

事出於意外，雖智者亦窮，不可以苛責也。

天下之禍多隱成而卒至，或偶激而遂成。隱成者貴預防，偶激者貴堅忍。

當事有四要：際畔要果決，怕是綿；執持要堅耐，怕是脆；機括要深沉，怕是淺；應變要機警，怕是遲。

君子動大事□利而無一害，其舉之也，必矣。然天下無□利之事，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，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。又較其事勢之輕重，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為之，所利重而所害輕也，所利急而所害緩也，所利難得而所害可救也，所利久遠而所害一時也。此不可與淺見薄識者道。

當需莫厭久，久時與得時相鄰。若憤其久也，而決絕之，是不能忍於斯須，而甘棄前勞，坐失後得也。此從事者之大戒也。若看得事體審，便不必需，即需之久，亦當速去。

朝三暮四，用術者誠詐矣，人情之極致，有以朝三暮四為便者，有以朝四暮三為便者，要在當其所急。猿非愚，其中必有所當也。

天下之禍非偶然而成也，有輻合，有搏激，有積漸。輻合者，雜而不可解，在天為風雨雷電，在身為多過，在人為朋奸，在事為眾惡遭會，在病為風寒暑濕，合而成瘳。搏激者，勇而不可御，在天為迅雷大雹，在身為忿狠，在人為橫逆卒加，在事為驟感成凶，在病為中寒暴厥。積漸者，極重而不可反，在天為寒暑之序，在身為罪惡貫盈，在人為包藏待逞，在事為大敵極壞，在病為血氣衰羸、痰火蘊鬱；奄奄不可支。此三成者，理勢之自然，天地萬物皆不能外，禍福之來，恒必由之。故君子為善則籍眾美，而防錯履之多，奮志節而戒一朝之怒，體道以終身，孜孜不倦，而絕不可長之欲。

再之略，不如一之詳也；一之詳，不如再之詳也，再詳無後憂矣。

有徐，當事之妙道也。故萬無可慮之事備□一，難事備百一，大事備千一，不測之事備萬一。

在我有餘則足以當天下之感，以不足當感，未有不困者。

識有餘，理感而即透；才有餘，事感而即辦；力有餘，任感而即勝；氣有餘，變感而不震；身有餘，內外感而不病。

語之不從，爭之愈勅，名之乃驚。不語不爭，無所事名，忽忽冥冥，吾事已成，彼亦懵懵。昔人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，予以為動聲色則不能措天下於泰山矣。故曰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

天下之事，在意外者常多。眾人見得眼前無事都放下心，明哲之士只在意外做工夫，故每萬全而無後憂。

不以外至者為榮辱，極有受用處，然須是裡面分數足始得。

今人見人敬慢，輒有喜慍，心皆外重者也。此迷不破，胸中冰炭一生。

有一介必吝者，有千金可輕者，而世之論取與動，曰所直幾何？此亂語耳。

才猶兵也，用之伐罪弔民，則為仁義之師；用之暴寡凌弱，則為劫奪之盜。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，患不善用才耳。故惟有德者能用才。

藏莫大之害，而以小利中其意；藏莫大之利，而以小害疑其心。此思者之所必墮，而智者之所獨覺也。

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，輒生歎恨，不知渠當我時也會歎恨人否？我當渠時能免後人歎恨否？事不到手，責人盡易，待君到手時，事事努力不輕放過便好。只任嘵嘵責人，他日縱無可歎恨，今日亦浮薄子也。

區區與人較是非，其量與所較之人相去幾何？

無識見底人，難與說話；偏識見底人，更難與說話。

兩君子無爭，相讓故也；一君子一小人無爭，有容故也。

爭者，兩小人也。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？即得之未必榮，而況無益於得以博小人之名，又小人而愚者。

方嚴是處人大病痛。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，故曰泛愛眾，曰和而不同，曰和而不流，曰群而不黨，曰周而不比，曰愛人，曰慈祥，曰豈弟，曰樂只，曰親民，曰容眾，曰萬物一體，曰天下一家，中國一人。只恁蹣跚涼冷落難親，便是世上一個礙物。即使持正守方，獨立不苟，亦非用世之才，只是一節狷介之土耳。

謀天下後世事最不可草草，當深思遠慮。眾人之識，天下所同也，淺昧而狃於目前，其次有眾人看得一半者，其次豪傑之士與練達之人得其大概者，其次精識之人有曠世獨得之見者，其次經綸措置、當時不動聲色，後世不能變易者，至此則精矣，盡矣，無以復加矣，此之謂大智，此之謂真才。若偶得之見，借聽之言，翹能自喜而攘臂直言天下事，此老成者之所哀，而深沉者之所懼也。

而今只一個苟字支吾世界，萬事安得不廢弛？

天下事要乘勢待時，譬之決癰待其將潰，則病者不苦而癰自愈，若虺蝮毒人，雖即斫手斷臂，猶遲也。

飯休不嚼就咽，路休不看就走，人休不擇就交，話休不想就說，事休不思就做。

參苓歸芪本益人也，而與身無當，反以益病；親厚懇切本愛人也，而與人無當，反以速禍，故君子慎焉。

兩相磨蕩，有皆損無俱全，特大小久近耳。利刃終日斷割，必有缺折之時；砥石終日磨礱，亦有虧消之漸。故君子不欲敵人以自全也。

見前面之千里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。故達現非難，而反觀為難；見見非難，而見不見為難；此舉世之所迷，而智者之獨覺也。

譽既汝歸，毀將安辭？利既汝歸，害將安辭？巧既汝歸，罪將安辭？

上士會意，故體人也以意，觀人也亦以意。意之感人也深於骨肉，怠之殺人也毒於斧鉞。鷗鳥知漁父之機，會意也，可以人而不如鷗乎？至於征色發聲而不觀察，則又在色斯舉矣之下。

士君子要任天下國家事，先把本身除外。所以說策名委質，言自策名之後身已非我有矣，況富貴乎？若營營於富貴身家，卻是社稷蒼生委質於我也，君之賊臣乎？天之僇民乎？

聖賢之量空闊，事到胸中如一葉之泛滄海。

聖賢處天下事，委曲紆徐，不輕徇一己之情，以違天下之欲，以破天下之防。是故道有不當直，事有不必要果者，此類是也。

譬之行道然，循曲從遠順其成跡，而不敢以欲速適己之便者，勢不可也。若必欲簡捷直遂，則兩京程途正以繩墨，破城除邑，塞河夷山，終有數百里之近矣，而人情事勢不可也。是以處事要遜以出之，而學者接物怕徑情直行。

熱鬧中空老了多少豪傑，閒淡滋味惟聖賢嘗得出，及當熱鬧時也只以這閒淡心應之。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都是閒淡中求來，熱鬧處使用。是故，靜者，動之母。

胸中無一毫欠缺，身上無一些點染，便是羲皇以上人，即在夷狄患難中，何異玉燭春台上？

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，只是不費力；除害去惡只管做，只是不動氣；蹈險投艱只管做，只是不動心。

聖賢用剛，只夠濟那一件事便了；用明，只夠得那事情便了；分外不剩分毫。所以作事無痕跡，甚渾厚，事既有成，而亦無議。

聖人只有一種才，千通萬貫隨事合宜，譬如富貴只積一種錢，貿易百貨都得。眾人之材如貨，輕穀雖美，不可禦寒；輕裘雖溫，不可當暑。又養才要有根本，則隨遇不窮；運才要有機括，故隨感不滯；持才要有涵蓄，故隨事不敗。

坐疑似之跡者，百口不能自辨；犯一見之真者，百口難奪其執。此世之通患也。聖〔人〕虛明通變吻合人情，如人之肝肺在其腹中，既無通情，亦無誣執。故人有感泣者，有愧服者，有歡悅者。故曰惟聖人為能通天下之志，不能如聖人，先要個虛心。

聖人處小人不露形跡，中間自有得已，處高崖陡壑，直氣壯頰皆偏也，即不論取禍，近小文夫矣。孟子見樂正子從王驪，何等深惡！及處王驪，與行而不與比，雖然，猶形跡矣。孔子處陽貨只是個給法，處向魑只是個躲法。

君子所得不問，故其所行亦異。有小人於此，仁者憐之，義者惡之，禮者處之不失禮，智者處之不取禍，信者推誠以御之而不計利害，惟聖人處小人得當可之宜。

被發於鄉鄰之鬥，豈是惡念頭？但類於從井救人矣。聖賢不為善於性分之外。

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，工夫占了八分，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？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，甚於彼我有益：不面謁人，省其疲於應接；不輕寄書，省其困於裁答；不乞求人看顧，省其難於區處。

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，全要將一個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為後先。若應轉轉情處紛雜事，都是一味熱忙，顛倒亂應，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，當事處物之法。

儒者先要個不俗，才不俗又怕乖俗。聖人只是和人一般，中間自有妙處。

處天下事，先把我字閣起，千軍萬馬中，先把人字閣起。

處毀譽，要有識有量。今之學者，盡有向上底，見世所譽而趨之，見世所毀而避之，只是識不定；聞譽我而喜，聞毀我而怒，只是量不廣。真善惡在我，毀譽於我無分毫相干。

某平生只欲開口見心，不解作吞吐語。或曰：「恐非其難其慎之義。」予矍然驚謝曰：「公言甚是。但其難其慎在未言之前，心中擇個是字才脫口，更不復疑，何吞吐之有？吞吐者，半明半暗，似於開成心三字礙。」

接人要和中有介，處事要精中有果，認理要正中有通。

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罷勞，一衰歇便難振舉。是以君子提醒精神不令昏眩，役使筋骨不令怠惰，懼振舉之難也。

實官、實行、實心，無不孚人之理。

當大事，要心神定，心氣足。

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，無一日無拂意事，惟度量寬弘有受用處，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。

聽言之道徐審為先，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，其失一也。

惟聖人能先覺，其次莫如徐審。

君子之處事也，要我就事，不令事就我；其長民也，要我就民，不令民就我。

上智不悔，詳於事先也；下愚不悔，迷於事後也。惟君子多悔。雖然，悔人事，不悔天命，悔我不悔人。我無可悔，則天也、人也，聽之矣。

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，每於事前疏忽，事後點檢，點檢後輒悔吝；閒時慵懶，忙時迫急，迫急後輒差錯。或曰：「此失先後著耳。」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，省得點檢，又省得悔吝。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，省得差錯，又省得牽掛。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，乃是心累心。一謹之不能，而謹無益之謹；一勤之不能，而勤無及之勤，於此心倍苦，而於事反不詳焉，昏懦甚矣！書此以自讓。

無謂人唯唯，遂以為是我也；無謂人默默，遂以為服我也；無謂人煦煦，遂以為愛我也；無謂人卑卑，遂以為恭我也。

事到手且莫急，便要緩緩想；想得時切莫緩，便要急急行。

我不能寧耐事，而令事如吾意，不則躁煩；我不能涵容人，而令人如吾意，不則譴怒。如是則終日無自在時矣，而事卒以債，人卒以怨，我卒以損，此謂至愚。

有由衷之言，有由口之言；有根心之色，有浮面之色。各不同也，應之者貴審。

富貴，家之災也；才能，身之殃也；聲名，謗之媒也；歡樂，悲之藉也。故惟處順境為難。只是常有懼心，遲一步做，則免於禍。

語云一錯二誤最好理會。凡一錯者，必二誤，蓋錯必悔作，悔作則心凝於所悔，不暇他思，又錯一事。是以無心成一錯，有心成二誤也。禮節應對間最多此失。苟有錯處，更宜鎮定，不可忙亂，一忙亂則相因而錯者無窮矣。

衝繁地，頑鈍人，紛雜事，遲滯期，拂逆時，此中最好養火。若決裂憤激，悔不可言；耐得過時，有無限受用。

當繁迫事，使聾瞽人；值追逐時，騎瘦病馬；對昏殘燭，理爛亂絲，而能意念不躁，聲色不動，亦不後事者，其才器吾誠服之矣。

義所當為，力所能為，心欲有為，而親友挽得回，妻孥勸得止，只是無志。

妙處先定不得，口傳不得，臨事臨時，相幾度勢，或只須色意，或只須片言，或用疾雷，或用積陰，務在當可，不必彼覺，不必人驚，卻要善持善發，一錯便是死生關。

意主於愛，則詬罵撲擊皆所以親之也；意主於惡，則獎譽綢繆皆所以仇之也。

養定者，上交則恭而不迫，下交則泰而不忽，處親則愛而不狎，處疏則真而不厭。

有進用，有退用，有虛用，有實用，有緩用，有驟用，有默用，有不用之用，此八用者，宰事之權也。而要之歸於濟義，不義，雖濟，君子不貴也。

責人要含蓄，忌太盡；要委婉，忌太直；要疑似，忌太真。

今子弟受父兄之責也，尚有所不堪，而況他人乎？孔子曰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。」此語不止全交，亦可養氣。

禍莫大於不仇人而有仇人之辭色，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。

柔勝剛，訥止辯，讓愧爭，謙伏傲。是故退者得常倍，進者失常倍。

余少時曾泄當密之語，先君責之，對曰：「已戒聞者使勿泄矣。」先君曰：「子不能必子之口，而能必人之口乎？且戒人與戒己孰難？小子慎之。」

中孚，妙之至也。格天動物不在形跡言語。事為之末；苟無誠以孚之，諸皆糟粕耳，徒勤無益於義；鳥抱卵曰孚，從爪從子，血氣潛入而子隨母化，豈在聲色？豈事造作？學者悟此，自不怨天尤人。

應萬變，索萬理，惟沉靜者得之。是故水止則能照，衡定則能稱。世亦有昏昏應酬而亦濟事，夢夢談道而亦有發明者，非資質高，則偶然合也，所不合者何限？

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，仇莫深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。

肯替別人想，是第一等學問。

不怕千日密，只愁一事疏。誠了再無疏處，小人掩著，徒勞爾心矣。譬之於物，一毫欠缺，久則自有欠缺承當時；譬之於身，一毫虛弱，久則自有虛弱承當時。

置其身於是非之外，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；置其身於利害之外，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。

余觀察晉中，每升堂，首領官凡四人，先揖堂官，次分班對揖，將退，則余揖手，四人又一躬而行。一日，三人者以公出，一人在堂，偶忘對班之無人，又忽揖下，起，愧不可言，群吏忍口而笑。余揖手謂之曰：「有事不妨先退。」揖者退，其色頓平。昔余令大同日，縣丞到任，余讓筆揖手，丞他顧而失瞻，余面責簿吏曰：「奈何不以禮告新官？」丞愧謝，終公宴不解容，余甚悔之。偶此舉能掩人過，可補前失矣。因識之以充忠厚之端云。

善用人底，是個人都用得；不善用人底，是個人用不得。

以多惡棄人，而以小失發端，是藉棄者以口實而自取不韙之譏也。曾有一隸，怒撻人，余杖而怒之。又竊同舍錢，又杖而怒之，且戒之曰：「汝慎，三犯不汝容矣！」一日在燕，醉而寢。余既行矣，而呼之不至，既至，托疾，實醉也。余逐之。出語人曰：「余病不能從，遂逐我。」人曰：「某公有德器，乃以疾逐人耶？」不知余惡之也，以積愆而逐之也。以小失則余之拙也。雖然，彼藉口以自白，可為他日更主之先容，余拙何悔！

手段不可太闊，太闊則填塞難完；頭緒不可太繁，太繁則照管不到。

得了真是非，才論公是非。而今是非不但捉風捕影，且無風無影，不知何處生來，妄聽者遽信是實以定是非。曰：我無私也。噫！固無私矣，《采苓》止棘，暴公《巷伯》，孰為辯之？

固可使之愧也，乃使之怨；固可使之悔也，乃使之怒；固可使之感也，乃使之恨。曉人當如是耶？

不要使人有過。

謙忍皆居尊之道，儉樸皆居富之道。故曰：卑不學恭，貧不學儉。

英雄之氣雖正多粗，只用他一分，便足濟事，那九分都多了，反以憤事矣。

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，不苦人不敢不從之事。

教人□六字：誘掖、獎勸、提撕、警覺、涵育、薰陶、鼓舞、興作。

水激逆流，火激橫發，人激亂作，君子慎其所以激者。愧之，則小人可使為君子，激之，則君子可使為小人。

事前忍易，正事忍難；正事悔易，事後悔難。

說盡有千說，是卻無兩是。故談道者必要諸一是而後精，謀事者必定於一是而後濟。

世間事各有恰好處，慎一分者得一分，忽一分者失一分，全慎全得，全忽全失。小事多忽，忽小則失大；易事多忽，忽易則失難。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。

到一處問一處風俗，果不大害，相與循之，無與相忤。果於義有妨，或不言而默默轉移，或婉言而徐徐感動，彼將不覺而同歸於我矣。若疾言厲色，是己非人，是激也，自家取禍不惜，可惜好事做不成。

事有可以義起者，不必泥守舊例；有可以獨斷者，不必觀望眾人。若舊例當，眾人是，莫非胸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，方喜舊例免吾勞，方喜眾見印吾是，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？

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。

善用明者，用之於暗；善用密者，用之於疏。

你說底是我便從，我不是從你，我自從是，仍私之有？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，不是不從你，我自不從不是，何嫌之有？

日用酬酢，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。所謂合者，如物之有底蓋然，方者不與圓者合，大者不與小者合，敬者不與正者合。

覆諸其上而不廣不狹，旁視其隙而若有若無。一物有一物之合，不相苦礙；萬物各有其合，不相假借。此之謂天則，此之謂大中，此之謂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所，而聖人之所以從容中，賢者之所以精一求，眾人之所以醉心夢意、錯行亂施者也。

事有不當為而為者，固不是；有不當悔而悔者，亦不是。

聖賢終始無二心，只是見得定了。做時原不錯，做後如何悔？

即有凶咎，亦是做時便大[才棄]如此。

心實不然，而跡實然。人執其然之跡，我辨其不然之心，雖百口，不相信也。故君子不示人以可疑之跡，不自誣其難辨之心。何者？正大之心孚人有素，光明之行無所掩覆也。倘有疑我者，任之而已，曉曉何為？

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，所以不肯死者，將以求死所也。死得其所，則為善用死矣。成仁取義，死之所也，雖死賢於生也。

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，不惟惡念，就是善念也是不該動的。這三日裡，時時刻刻只在那所祭者身上，更無別個想頭，故曰精白一心。才一毫雜便不是精白，才二便不是一心，故君子平日無邪夢，齊日無雜夢。

彰死友之過，此是第一不仁。生而告之也，望其能改，彼及聞之也，尚能自白，死而彰之，夫何為者？雖實過也，吾為掩之。

爭利起於人各有欲，爭言起於人各有見。惟君子以淡泊自處，以知能讓人，胸中有無限快活處。

吃這一箸飯，是何人種獲底？穿這一匹帛，是何人織染底？

大廈高堂，如何該我住居？安車駟馬，如何該我乘坐？獲飽暖之休，思作者之勞；享尊榮之樂，思供者之苦，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。不然，其負斯世斯民多矣。

只大公了，便是包涵天下氣象。

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，此五字時時有，事事有，離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。

公人易，公己難；公己易，公己於人難；公己於人易，忘人之界而不知我之為誰難。公人處，人能公者也；公己處，己亦公者也。至於公己於人，則不以我為嫌時，當貴我富我。

泰然處之而不嫌於尊己事，當逸我利我。公然行之而不嫌於厲民，非富貴我，逸利我也。我者，天下之我也。天下名分紀綱於我乎寄，則我者，名分紀綱之具也。何嫌之有？此之謂公己於人，雖然，猶未能忘其道，未化也。聖人處富貴逸利之地，而忘其身；為天下勞苦卑因，而亦忘其身。非曰我分當然也，非曰我志欲然也。譬痛者之必呻吟，樂者之必談笑，癢者之必爬搔，自然而已。譬蟬之鳴秋，雞之啼曉，草木之榮枯，自然而已。夫如是，雖負之使灰其心，怒之使薄其意，不能也；況此分不盡，而此心少怠乎？況人情未孚，而惟人是責乎？夫是之謂忘人之界，而不知我之為誰。不知我之為誰，則亦不知人之為誰矣。不知人我之為誰，則六合混一，而太和元氣塞於天地之間矣。必如是而後謂之仁。

才下手便想到究竟處。

理、勢、數皆有自然。聖人不與自然鬥，先之不敢於之，從之不敢迎之，待之不敢奈之，養之不敢強之。功在凝精不擾其鋒，妙在默成不揭其名。夫是以理、勢、數皆為我用，而相忘於不爭。噫！非善濟天下之事者，不足以語此。

心一氣純，可以格天動物，天下無不成之務矣。

握其機使自息，開其竅使自嗽，發其萌使自崢，提其綱使自張，此老氏之術乎？曰：非也。二帝三王御世之大法不過是也。解其所不得不動，投其所不得不好，示其所不得不避。天下固有抵死而惟吾意指者，操之有要而故致其心故也。化工無他術，亦只是如此。

對憂人勿樂，對哭人勿笑，對失意人勿矜。

與禽獸奚擇哉？於禽獸又何難焉？此是孟子大排遣。初愛敬人時，就安排這念頭，再生氣。余因擴充排遣橫逆之法，此外有□：一曰與小人處，進德之資也。彼侮愈甚，我忍愈堅，於我奚損哉？《詩》曰：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」二曰不遇小人，不足以驗我之量。《書》曰：「有容德乃大。」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，而忠猶不得免焉。其人頑悖甚矣，一與之校必起禍端。兵法云：「求而不得者，挑也無應。」四曰始愛敬矣，又自反而仁禮矣，又自反而忠矣。我理益直，我過益寡。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舊善，而與彼分惡，智者不為。太史公曰：「無棄前修而崇新過。」五曰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彼固自昧其天，而責我無已，公論自明，吾亦付之不辯；古人云：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」六曰自反無關。彼欲難盈，安心以待之，緘口以聽之，彼計必窮。

兵志曰：「不應不動，敵將自靜。」七曰可避則避之，如太王之去邠；可下則下之，如韓信之跨下。古人云：「身愈詘，道愈尊。」

又曰：「終身讓畔，不失一段。」八曰付之天。天道有知，知我者其天乎？《詩》曰：「投彼有昊。」九曰委之命。人生相與，或順或忤，或合或離，或疏之而親，或厚之而疑，或偶遭而解，或久構而危。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，司馬牛為弟子而有桓魋，豈非命耶？□曰外寧必有內憂。小人侵陵則懼患、防危、長慮、卻顧，而不敢侈然。有肆心則百禍潛消。孟子曰：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。」三自反後，君子存心猶如此。彼愛人不親禮，人不答而遽怒，與夫不愛人、不敬人而望人之愛敬己也，其去。

橫逆能幾何哉？

過責望人，亡身之念也。君子相與，要兩有退心，不可兩有進心。自反者，退心也。故剛兩進則碎，柔兩進則屈，萬福皆生於退反。

施者不知，受者不知，誠動於天之南，而心通於海之北，是謂神應；我意才萌，彼意即覺，不俟出言，可以默會，是謂念應；我以目授之，彼以目受之，人皆不知，商人獨覺，是謂不言之應；我固強之，彼固拂之，陽異而陰同，是謂不應之應。

明乎此者，可以談兵矣。

卑幼有過，慎其所以責讓之者：對眾不責、愧悔不責、暮夜不責、正飲食不責、正歡慶不責、正悲憂不責、疾病不責。

舉世之議論有五：求之天理而順，即之人情而安，可按聖賢，可質神明，而不必於天下所同，曰公論。情有所便，意有所拂，逞辯博以濟其一偏之說，曰私論。心無私曲，氣甚豪雄，不察事之虛實、勢之難易、理之可否，執一隅之見，狃時俗之習，既不正大，又不精明，蠅哄蛙噉，通國成一家之說，而不可與聖賢平正通達之識，曰妄論。造偽投奸，滄嘗詭秘，為不根之言，播眾人之耳，千口成公，久傳成實，卒使夷由為蹻跖，曰誣論。稱人之善，胸無秤尺，惑於小廉曲謹，感其照意象恭，喜一激之義氣，悅一霎之道言，不觀大節，不較生平，不舉全體，不要永終，而遽許之，曰無識之論。嗚呼！議論之難也久矣，聽之者可弗察與？

簡靜沉默之人發用出來不可當，故停蓄之水一決不可御也，蟄處之物其毒不可當也，潛伏之獸一猛不可禁也。輕泄驟舉，暴雨疾風耳，智者不懼焉。

平居無事之時，則丈夫不可繩以婦人之守也，及其臨難守死，則當與貞女烈婦比節；接人處眾之際，則君子未嘗示人以廉隅之跡也，及其任道徒義，則當與壯士健卒爭勇。

禍之成也必有漸，其激也奮於積。智者於其漸也絕之，於其積也消之，甚則決之。決之必須妙手，譬之瘍然，鬱而內潰，不如外決；成而後決，不如早散。

涵養不定的，惡言到耳先思馭氣，氣平再沒錯的。一不平，饒你做得是，也帶著五分過失在。

疾言、遽色、厲聲、怒氣，原無用處。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，自有妙應。余編，每坐此失，書以自警。

嘗見一論人者云：「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，安得不敗？」余聞之甚驚訝，竊意天下事盡認真做去，還做得不象，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，成甚道理？天下事只認真做了。更有甚說？何事不成？方今大病痛，正患在不肯認真做，所以大綱常、正道理無人扶持，大可傷心。嗟夫！武子之愚，所謂認真也與？

人人因循昏忽，在醉夢中過了一生，壞廢了天下多少事！

惟憂勤惕勵之君子，常自惺惺爽覺。

明義理易，識時勢難；明義理腐儒可能，識時勢非通儒不能也。識時易，識勢難；識時見者可能，識勢非蚤見者不能也。

識勢而蚤圖之，自不至於極重，何時之足憂？

只有無跡而生疑，再無有意而能掩者，可不畏哉？

令人可畏，未有不惡之者，惡生毀；令人可親，未有不愛之者，愛生譽。

先事體怠神昏，事到手忙腳亂，事過心安意散，此事之賊也。兵家尤不利此。

善用力者，舉百鈞若一羽，善用眾者，操萬旅若一人。

沒這點真情，可惜了繁文侈費；有這點真情，何嫌於二簋一掬？

百代而下，百里而外，論人只是個耳邊紙上，並跡而誣之，那能論心？嗚呼！文士尚可輕論人乎哉？此天譴鬼責所繫，慎之！

或問：「怨尤之念，底是難克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君自來怨尤，怨尤出甚的？天之水旱為虐不怕人怨，死自死耳，水旱白若也；人之貪殘無厭不伯你尤，恨自恨耳，貪殘自若也。此皆無可奈何者。今且不望君自修自責，只將這無可奈何事惱亂心腸，又添了許多痛苦，不若淡然安之，討些便宜。」其人大笑而去。

見事易，任事難。當局者只怕不能實見得，果實見得，則死生以之，榮辱以之，更管甚一家非之，全國非之，天下非之。

人事者，事由人生也。清心省事，豈不在人？

閉戶於鄉鄰之門，雖有解紛之智，息爭之力，不為也，雖忍而不得謂之楊朱。忘家於懷襄之時，雖有室家之憂，骨肉之難，不顧也，雖勞而不得謂之墨翟。

流俗污世中真難做人，又跳脫不出，只是清而不激就好。

恩莫到無以加處：情薄易厚，愛重成隙。

欲為便為，空言何益？不為便不為，空言何益？

以至公之耳聽至私之口，舜、跖易名矣；以至公之心行至私之聞，黜陟易法矣。故兼聽則不蔽，精察則不眩，事可從容，不必急遽也。

某居官，厭無情者之多言，每裁抑之。蓋無厭之欲，非分之求，若以溫顏接之，彼懇乞無已，煩瑣不休，非嚴拒則一日之應酬幾何？及部署日看得人有不盡之情，抑不使通，亦未盡善。嘗題二語於私署云：「要說的盡著都說，我不嗔你；不該從未敢輕從，你休怪我。」或曰：「畢竟往日是。」

同途而遇，男避女，騎避步，輕避重，易避難，卑幼避尊長。

勢之所極，理之所截，聖人不得而毫髮也。故保辜以時刻分死生，名次以相鄰分得失。引繩之絕，墮瓦之碎，非必當斷當撤之處，君子不必如此區區也。

制禮法以垂萬世、繩天下者，須是時中之聖人斟酌天理人情之至而為之。一以立極，無一毫矯拂心，無一毫懲創心，無一毫一切心，嚴也而於人情不苦，寬也而於天則不亂，俾天下肯從而萬世相安。故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。」和之一字，制禮法時合下便有，豈不為美？《儀禮》不知是何人製作，有近於迂闊者，有近於迫隘者，有近於矯拂者，大率是個嚴苛繁細之聖人所為，胸中又帶個懲創矯拂心，而一切之。後世以為周公也，遂相沿而守之，畢竟不便於人情者，成了個萬世虛車。是以繁密者激人躁心，而天下皆逃於闊大簡直之中；嚴峻者激人畔心，而天下皆逃於逍遙放恣之地。甚之者，乃所驅之也。此不可一二指。余讀《禮》，蓋心不安而口不敢道者，不啻百餘事也。而宋儒不察《禮》之情，又於節文上增一重鎖鑰，予小子何敢言？

禮無不報，不必開多事之端怨；無不酬，不可種難言之恨。

舟中失火，須思救法。

象箸夾冰丸，須要夾得起。

相嫌之敬慎，不若相忘之怒習。

士君子之相與也，必求協諸禮義，將世俗計較一切脫盡。今世號為知禮者全不理會聖賢本意，只是節文習熟，事體諳練，燦然可觀，人便稱之，自家欣然自得，泰然責人。嗟夫！自繁文彌尚而先王之道湮沒，天下之苦相責，群相逐者，皆末世之靡文也。求之於道，□九不合，此之謂習尚。習尚壞人，如飲狂泉。

學者處事處人，先要識個禮義之中。正這個中正處，要析之無毫釐之差，處之無過不及之謬，便是聖人。

當急遽冗雜時，只不動火，則神有餘而不勞事，從容而就理。一動火，種種都不濟。

予平生處人處事，淚切之病居其九，一向在這裡克，只憑消磨不去。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，而況以無恒之志、不深之養，如何能變化得？若志定而養深，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。

予平生做事發言，有一大病痛，只是個盡字，是以無涵蓄，不渾厚，為終身之大戒。

凡當事，無論是非邪正，都要從容蘊藉，若一不當意便忿恚而決裂之，此人終非遠器。

以淚而發者，必以無而癢，此不自涵養中來，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。涵養中人，遇當為之事，來得不徒，若懶若遲，持得甚堅，不移不歇。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，難說不是義氣，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。

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，而卒於急促。急促者盡氣也，從容者初氣也。事從容則有餘味，人從容則有餘年。

凡人應酬多不經思，一向任情做去，所以動多有悔。若心頭有一分檢點，便有一分得處，智者之忍固不若愚者之詳也。

日日行不怕千萬里，常常做不怕千萬事。

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，不要留戀，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辦大事者也。

斷之一事，原謂義所當行，卻念有牽纏，事有掣礙，不得脫然爽潔，才痛煞煞下一個斷字，如刀斬斧齊一般。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個是字，第二義又都放下，況兒女情、利害念，那顧得他？若待你百可意、千趁心，一些好事做不成。

先眾人而為，後眾人而言。

在邪人前發正論，不問有心無心，此是不磨之恨。見貪者談廉道，已不堪聞；又說某官如何廉，益難堪；又說某官貪，愈益難堪；況又勸汝當廉，況又責汝如何貪，彼何以當之？或曰：「當如何？」曰：「位在，則進退在我，行法可也。位不在，而情意相關，密諷可也。若與我無干涉，則鉗口而已。」禮入門而問諱，此亦當諱者。

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豫道之，已定矣，臨時還有變更，況未定者乎？故寧有不知之名，無貽失言之悔。

舉世囂囂兢兢不得相安，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。若只把自家不是都認，再替別人認一分，便是清寧世界，兩忘言矣。

人人自責自盡，不直四海無爭，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。

■當處都要個自強不息之心，天下何事不得了？天下何人不能處？

規模先要個闊大，意思先要個安閑，古之人約己而豐人，故群下樂為之用，而所得常倍。徐思而審處，故己不勞而事極精詳。褊急二字，處世之大礙也。

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，及做出來卻不是如此，事去回顧又覺不是如此，只是識見不定。聖賢才發一念，始終如一，即有思索，不過周詳此一念耳。蓋聖賢有得於豫養，故安閑；眾人取辦於臨時，故眩惑。

處人不可任己意，要悉人之情；處事不可任己見，要悉事之理。

天下無難處之事，只消得兩個「如之何」；天下無難處之人，只消得三個「必自成」。

人情要耐心體他，體到悉處，則人可寡過，我可寡怨。

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？事幸不敗都饒過，到敗事時懲之何益？是以君子不忽小防，其敗也不恕敗，防其再展。此心與旁觀者一般，何事不濟？

世道、人心、民生、國計，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。這裡都有經略，都能張主，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。

情有可通，莫於舊有者過裁抑，以生寡恩之怨；事在得已，莫於舊無者妄增設，以開多事之門。若理當革、時當興，合於事勢人情，則非所拘矣。

毅然奮有為之志，到手來只做得五分。渠非不自信，未臨事之志向雖篤，既臨事之力量不足也。故平居觀人以自省，只可信得一半。

辦天下大事，要精詳，要通變，要果斷，要執持。才鬆軟怠弛，何異鼠頭蛇尾？除天下大奸，要顧慮，要深沉，要突卒，要潔絕，才張皇疏慢，是撻虎欲龍鱗。

利害死生間有毅然不奪之介，此謂大執持。驚急喜怒事無卒然遽變之容，此謂真涵養。

力負邱山未足雄，地負萬山，此身還負地。量包滄海不為大，天包四海，吾量欲包天。

天不可欺，人不可欺，何處瞞藏些子？性分當盡職分當盡，莫教久缺分毫。

何是何非，何長何短，但看百忍之圖。不暗不瞽，不痴不聾，自取一朝之忿。

植萬古綱常，先立定自家地步；做兩間事業，先推開物我藩籬。

捱不過底事，莫如早行；悔無及之言，何似休說。

苟時不苟真不苟，忙處無忙再無忙。

《謙》六爻，畫畫皆吉；恕一字，處處可行。

才逢樂處須知苦，既沒閑時那有忙。

生來不敢拂吾髮，義到何妨斷此頭。

量嫌六合隘，身負五岳輕。

休買貴後賤，休逐眾人見。

難乎能忍，妙在不言。

休忙休懶，不懶不忙。